

周
寧
編

年一十七 選說小篇短

廖陳西七鍾王蕭無李張
輝佩西等鐵王蕭名喬系
英璇西生民璇璇氏喬國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周寧編
七十二年短篇小說選



換更回寄請，裝倒、損破、頁缺有如書本

• 有版權
• 勿翻印

年度小說第十五集

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

定價：80 元

編者：周寧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・發行：爾雅出版社

台北郵政三〇一—一九〇號信箱

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二之廿二號

(國泰永安大廈二樓)

電話：三三九三 四一〇〇 三一六

郵政劃撥：一〇四九二五號

印刷者：優文印刷廠

台北市興寧街二十四號之九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五日六版

楚菊王：計設面封

周寧

喜悅之種種

編序

交出「年度小說」全部稿件之後，頓覺肩頭一鬆，背負一年的重軛終於可以卸脫了，再也不會因一時鬆懈，而惶惶恐恐，連睡覺也睡不穩。等到印刷廠送來初校稿，一面逐字校對，一面再重溫入選作品，心裏充滿說不完的喜悅。這種喜悅的心情，不全是爲了辛勤之後的收穫，而是實實在在有讓人喜悅的理由。

喜悅的理由之一：小說家更成熟了

我說「小說家更成熟了」這句話，算不了數，不如舉證作品來說明，才能佐證這個事實。像張系國的「征服者」、李喬的「小說」與七等生的「幻象」。他們的作品都予人爐火純青的感覺。「征服者」那種跳躍式的節奏，將所要呈現的主題

，粉碎了又捏合，我們邊讀邊想，將其中的蛛絲馬跡穿引成線，才忽然明白，張系國並沒有故弄什麼玄虛，我們只是被外表的色彩炫惑了，他想說的話清清楚楚說了出來，只怪我們沒有調好焦距，才疏忽過去。這篇小說結構之嚴謹，為多年來少見，用柯勒（Jonathan Culler）的話來詮釋：「在意義徹悟的瞬間，形式呈現為整體，表層表現了深層。」仔細想想，可不真是如此嗎？

李喬也很「了不起」，這篇名叫「小說」的小說，確實不同凡響，可以說是他近年來所發表的短篇小說中，最不平凡的一篇。一組情節，分在兩個不同時段進行，要寫得重複之中各具特色，映象之再現，不予人厭煩，這種操縱自如的能力，沒有相當時日浸淫，不下苦工夫是不行的。尤其重要的，還不是技巧上的成就，作品本身所提昇的精神與營造的境界，才更值得重視。李喬與張系國他們都企圖透過「故事」來表現其對人生的探討（過程）的看法，這種看法或許並沒有答案，帶給讀者的只是一個接一個的疑問，但這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們使我們自行去思索、去挖掘、去發現……。到最後，能不能有所解答，也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或許是整個心境的活動過程，我們從其中得到啓迪與滿足。文學作品能臻於此境，作為讀者的，夫復何求？他們的作品，象徵着國內作品境界的新的高峰，這不是可喜之事嗎？

七等生停筆多年，今年復出後的小說，仍然守着他的軌跡，他似乎扮飾着知識分子贖罪者的角色，背負着十字架，在荒野踽踽獨行。「幻象」是他這一階段極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，他每一步的探索，都象徵着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。翻越一峰又一峰，趕過一程又一程，我們見到七等生辯證式的成長腳印，他的每一轉折，充滿暗示，孤寂的內心探索，那樣高絕的靈魂，說不定會帶給我們一份覺醒？！

幸好我們有了七等生，有他替我們長途跋涉，隨着他的成熟，我們跟着成熟，你說，這是多麼可喜！

喜悅的理由之二：大家更關懷生存的環境了

活在這塊孕我、生我、育我的土地上，誰也無法剪斷精神上的臍帶，它一直連繫着黃河長江，深植在文化與生活之中。反映於現階段的現實世界，我們可以看到：鄉土之愛已廣義地被吸納入深具愛心的創作者的心靈，使他們從過去狹隘的自我垂憐的小天地走了出來，一轉為對生存環境的關切——期盼更多的瞭解與更多的參與。他們投身融入，不再視自己為社會上的秀異份子——一個高高在上，與眾隔離的孤芳自賞的所謂「作家」；而是去和生長在土地上的一切結合，寫他們所熟悉的景象與人物。這種「關懷」的心態，開拓出寬宏廣濶的胸襟。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們不甘心僅止於文學境界與藝術性的追求，他們雄心勃勃地企圖進而探討生命的真諦與目的、現實社會中人際關係的變化、以及對生活品質——大多數人的幸福與關心。在芸芸衆生中，特別是那些卑微渺小、不屈服的個體，在羣體社會裏為維護一己尊嚴，所做的努力與掙扎……這些常成為描述的對象。而從這些作品裏，使我們得以認識周遭常因俗務纏身而忽略了的人事，也喚醒我們在功利思想侵蝕下，日漸麻木的良心。

這些「見證者」，在他們的創作世界裏，「關懷人間」成為極其明顯的主題之一。

選在這一冊的作品，容或並沒有達到我們所希求的高度品質，但它們都適當地表現了視界與心智所能觸及的領域，將其完整地陳述出來。

像無名氏的「契濶」，將大陸人民在文革期間所經歷的巨劫，不帶火氣地講着，讀得令人爲之心悸不已；蕭颯的「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」，爲「富裕社會」引發出的現象，做了有力的陳訴；鍾鐵民的「約克夏的黃昏」，則將臺灣經濟轉型期間，農村社會所受到的衝擊，坦白而懇摯地做了反映；陳佩璇的「金級嫂」則記錄了臺灣城鎮中活躍的市井人物……每一篇故事都給予我們一次電擊似的震驚，讓我們去想想那角色之外、情節之外的意義。一個社會的「成長」，就靠着大家共同關懷、共同思考、共同解決不同階段的不同疑難，而獲得幸福與安定的保證。

喜悅的理由之三：人性的，總是這樣人性的；

而「愛」包容了一切。

可以這麼說，這一年來，我彷彿經歷了一次奇異之旅。它經過的不是高山峻嶺，也不是巨川大河；既不會披星戴月，也不會闢荆斬棘。然而，這次小小旅程，卻充滿了引人入勝的故事；行走的方圓，僅方寸之地一顆赤熱蹦跳的「心」。

這段日子裏，我彷彿旁觀着許多技術高超的醫師，將人性安置在解剖臺上，一回接一回地示範表演，使我驚異地發現，人性繁複的本質，遠超出我過去的了解。這些優異的小說家，不也是優異的「人性解剖者」？

例如人性之中的「懼怖」之情，在國人的作品中似少見嘗試，西西的「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」，若不將其視爲一篇愛情小說，把它當作探討「恐懼與顫怖」之實驗，小說的深度與其視野，

豁然開闊，而有了不平凡的含義；李喬的「小說」亦可如是觀。

一篇小說，固然必須有其現實的依托，但能歷久彌新的作品，常常在間隔長遠時空後，依然可藉人性的發揚射出萬丈光芒。置之於當代，意義非凡；抽離了時空，猶不失其深度。衡斷小說品質的高下，這種方式，或許也有參考的價值。

書中十篇小說，各有人性的剖面。王璇的「塵海三色」，道盡沉淪慾海的凡俗心性，「貪」與「慾」是人的本性，假借一個和尚的發跡史，嘲諷了世態形相。廖輝英的「油麻菜籽」，一面將中國傳統與現代女性一脈相承的柔韌性格，不落痕跡地完成了傳遞，一面將歷盡三十年滄桑的女子，由初嫁到爲母，縷縷吐述出一生遭遇。她的愛與恨，她的性格上的優點與缺點，母女之間真摯的「情」，自始至終扣人心絃。若與「金緞嫂」及「約克夏的黃昏」裏面的「頭家娘」與「阿朱嫂」綜合起來，一種抽象的傳統婦女性格，約略地能描繪出她們的神貌。

不論是蕭颯、廖輝英、陳佩璇、西西、王璇、無名氏、李喬……他們都以關懷——以「愛」正視着一切現象，也正因爲着「愛」，才能面對現實中一些大大小小的缺失，以母親慈憐的胸懷加以容納擁抱，不嫌髒污吮舔着，使我們見到崇高的人性光輝，輝映於作品之上。

喜悅的理由之四：文學薪火長傳不熄

一如衆所週知，大眾傳播中最具影響力的傳播工具之一：報紙，由於隨着經濟結構急遽的改變，報紙「副刊」的使命與功能也隨之調節；面對龐大的不同階層的讀者的不同要求，在今日而言，苛求副刊承荷傳遞文學薪火的使命，是超出了它的能力了。社會分工越來越趨向細密，因此

文學薪火自然然而必須由專業雜誌擔承。七十一年初「文學界」的誕生，以及「臺灣文藝」的革新與「文季」即將復刊的消息，都是令人高興的喜事，這一年「文學界」能有兩篇作品入選，證明了文學雜誌的重要性與影響。力。未來的歲月裏，文學雜誌的復甦，必將刺激現有的文學雜誌內容大幅革新，我們希望新的年度，將是大豐收的一年。

喜悅的理由之五：「洪醒夫小說獎」的創立

洪醒夫於七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，因車禍逝世，一個正當英年，極具潛力的年輕小說家，就這樣離開了大家。一顆被期待中的星星，驟然隕落，不論熟識或不熟識的愛好文學的朋友，心頭均不免蒙上一層陰影。洪醒夫對文學的狂熱與執著，對自己作品要求之嚴苛，在他友朋之間，深受尊崇，然而，沒等他寫出他理想的作品，就告別了他心愛的人間。洪醒夫也是「年度小說選」編選人之一，爾雅出版社發行人柯青華先生，為了紀念他，為了他曾投注於小說創作的奉獻精神，為了文學殿堂裏的聖火延綿，他毅然創立了「洪醒夫小說獎」。

這個小小的紀念獎，將由每年的「年度小說選」入選作品中產生，並請洪醒夫的好友推薦。今年的「洪醒夫小說獎」，經鄭清文、李喬兩位圈選出鍾鐵民的「約克夏的黃昏」獲得這份榮譽。

獎額不大，意義卻十分深遠。一件原本是悲感之事，卻因柯青華的膽識，成了一件可喜之事，我相信洪醒夫在天之靈，一定也樂觀其成吧！

洪醒夫，讓我們滿懷欣喜，快樂地紀念你！

喜悅的理由之六：新人輩出

每年都總有許多新人在文壇嶄露頭角，在今年的新人之中，廖輝英是很特別的一位，不是因為她的作品獲得了本年度「時報文學獎」甄選作品首獎；而是她在作品中，表現出她說故事的能
力，以及故事中真情流露，一點也不嬌柔做作的文筆。她在部份日益講求技巧而忘了靈性的文學
作家中，像一陣清爽的春風，乾乾淨淨，不受一點污染。接觸這樣清新的心靈，令人心曠神怡滿
懷欣喜。

喜悅的理由之七：說不完的喜悅之事

喜悅的理由之……

……

喜悅的理由最後一椿：我慶幸自己活在這個時代

「如果你願意生在任何時代，該是革命的時代吧；那時候舊的與新的並排站着，容許人家比較它們；那時候一切人的精力都被恐懼與希望探索着；那時候，新時代豐富的可能性可以補償過去歷史上的光榮。」

而現在這個時代，是一個非常好的時代，只要我們知道怎樣對待它。……我很高興看到未來歲月的吉兆；在詩與藝術裏……這些徵兆已經發出微光了。」

能順利完成這一年度選集，要感激的人太多太多。然而，最應該感激的是長年以來一直孜孜不倦地從事創作的文學工作者。由於他們堅持並熱誠地以文學來豐富人生，他們的活力與成就，相互激盪，拍擊出點點火花；經驗的交流與互習，提昇了全面創作水準。因而，這本集子，它的成就不能僅歸功於封面上的十個名字——請容許我們這麼說：他們是機緣、天份加上努力結出的果實。真正值得稱頌的是那些默默耕耘、勤奮不屈的創作者；那些一時未被列入的作品，才是文學沃土上奇蹟的種子。總有一天，奇葩會開出花朵，到那時，或將見到一片美好風光。

假使没有下列這些朋友的鼓勵與協助，以我個人的能力與時間，必然做不好這一年的編選工作，請准許我寫下他們的名字，來表達我的謝意——黃武忠、黃驗、詹宏志、李南衡、沈萌芽、吳繼文、董雲霞、劉克襄、沈謙、王玉靜、張默、陳映霞、李喬、鄭清文、陳雨航……，謝謝你們——我的好朋友。

也要感激「明道文藝」社長陳憲仁先生，他慷慨允諾在「明道文藝」上刊載每月評選文字，卻因我俗務繁忙而中斷下來，他從不說一句怨言。

感激爾雅出版社柯青華先生給了我這次機會，充實了我的生命。

然而，要不是內人孫志寧日夜叮囑，我真懷疑我有勇氣貫徹始終。最近一個月日夜顛倒生活，增加她不少不便，她的容忍和鼓勵，使我能堅持至今，完成了我不敢奢想能完成的工作，這本集子，應該獻給她。

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

周寧 喜悅之種種（編序）

張系國 征服者

李喬 小說

無名氏 契闊

王璇 塵海三色

蕭颯 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

鍾鐵民 約克夏的黃昏

七等生 幻象

陳佩璇 金緞嫂

西西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

廖輝英 油麻荳籽

隱地 關於「洪醒夫小說獎」

① 一

三三

七五

九一

一一一

一三五

一五三

一六九

一九三

二一一

二三七

張系國

征服者

「遊子魂」之十一

寫在「征服者」之前

「遊子魂組曲」共十二篇，前六篇（香蕉船、藍色多瑙河、冬夜殺手、本公司、水淹鹿耳門、紅孩兒）已結集出版（洪範書店，一九七六年）；後六篇依次為：守望者（現代文學，一九七八年）、解鈴者（時報「人間」副刊，一九七八年）、領導者（明報月刊，一九七九年）、決策者（臺灣文藝，一九八一年）、征服者、不朽者。「征服者」在次序上是第十一篇，在整體結構上是最後的轉折。易稿多次後，決定採用目前的形式。文中某些描述，有其內在邏輯上的必要，請讀者切勿誤會。

「讓我在上面好不好？」

他平躺下來，雙手搓弄她柔軟的乳房。她輕啣一

聲，閉上眼睛。

「不要急，讓他自己進去。輕點，你又弄痛我了。」

他感覺體內在燃燒。她很緊，他不敢用勁，上下撫摸她細嫩的肌膚。她脫了衣服就並不顯得瘦，他的手移到她圓滾的臀部。她逐漸鬆開了，他用力按她的尻骨，讓自己完全進去。她喘息着，倒在他身上。他緊摟住她，盡情享受她完美豐盛的肉體。

路已到了盡處。

三人不約而同回過頭來。蜿蜒爬上山崗的小徑，像條僵死的蛇，翻轉過白肚皮，任憑毒日烤曬。鬍子猛掏手帕擦汗。胖子點燃香菸，又不耐煩的扔掉。眼鏡打開手提箱，拿出疊紙錢，小心翼翼攤在地上。胖子遞過打火機，眼鏡抽出張黃紙，點燃了，邊緣的黑框便不斷擴張其勢力範圍，瞬息間吞喫掉中央的一團金黃。眼鏡握着打火機，茫然四顧。

「都燒了吧？」

「燒了燒了。」鬍子說：「沒錯，就是這裏。」

半焦的紙錢四散飛舞如枯葉，山崗頂的空氣更形燥熱。胖子抹去額頭的汗，突然迸出兩句。
「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」

眼鏡凝望地面拳曲掙扎的紙錢，眼眶不由得潮溼了。十五年，他暗自計算，十五年了，他們終於又上山來。然而，又有甚麼用呢？

小時候他有尿床的習慣，一直到十一、二歲還未戒除。起先是沒法控制，後來卻因為怕冷懶得起床。他喜歡尿床後床褥一陣溫熱的感覺，然後滾到床的另一側，距離肇事地點越遠越好，裹緊棉被，有點犯罪感，又有幾分得意。最糟糕的是後來忘記了，不小心摸到潮溼冰冷的一片，就不能不起來洗手，廁所在廚房後面，是老式的蹲坑，僅在門口點盞小燈。屋後隔着稻田，便是鐵道。有時半夜起來，遠遠看到一條火龍，在黑暗裏疾駛前進。有時那條火龍亦駛入他的夢境，載着他到遠方不知名的國度。到了白天，藍色的列車就顯得渺小而平凡無奇。但深夜的火龍，永遠令他心悸。他往往忘記寒冷，站在廁所外面，望着無垠黑暗的虛空，期待火龍再度出現。

她吮吸着他，有時又拿出來，用臉頰輕輕磨擦着。等到他快射精了，她便捏緊他的根部，讓他痛苦呻吟一陣，然後質問他：

「舒服嗎？愛不愛我？」

他含糊應着。她並不干休，再問一次。他大聲說愛。這時節一切爭辯均屬多餘而極端可笑。她喜歡在高潮時逼問他是否愛她，他的承諾與她的質問同樣無益，然而他們仍舊樂此不疲。她的技巧無疑能征服所有的男人。她白皙的裸像事後常在他的腦海裏呈現，張開雙臂對他呼喚。

「都給你，隨便你怎麼玩，好不好？」

然後她閤上眼，嬌慵無力地躺在他懷裏，似乎真準備把一切都交給他。等到他亢奮了，她卻緊抱住枕頭，不懷好意望着他勃起的部份微笑。這總是他最感尷尬的時候，也祇有這時他才會懷疑究竟是誰在玩弄誰。萬一她變心，她會像對待其他男友一樣毫不猶豫的捨棄他嗎？也許他該先

下手爲強，讓她嚐一次被拋棄的滋味？

「怎麼縮掉了？」她一把甩掉枕頭，過來握住他。「又在想什麼？間諜對間諜，你告訴我一個秘密，我就告訴你一個秘密。」

「我沒有秘密，全都告訴妳了。」

「胡說，」她搓揉着他，另一隻手慢慢撫摸他光滑的胸膛。「我是你愛的小屋裏的間諜。講，你還有什麼秘密。」

安娜絲寧，他想，即使做愛時她仍不忘炫耀。他又堅硬起來，把她按倒在床上，她沒有再抗拒。

「講，你還有什麼秘密。」

「是星期天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對的，正是星期天。」

是星期天，他向楚安娜攤牌。和朱莉莉的事情早已明朗化，楚安娜不可能不知道。能够隱忍到最後關頭還不發脾氣，這女人究竟是愛他的。他雖有幾分不忍，仍不能不硬起心腸把該講的話講完。在一起三年多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彼此的脾氣倒都摸清楚了。他不可能和她結婚，這話早已說過不知道多少次，今天又重複一遍。不能結婚就不如及早分手，這話也說過不知道多少次，今天卻是第一次當真這麼說。楚安娜坐在床沿聽着，默默流下眼淚，最後輕聲說了一句：

「她會毀了你，信哥，我替你可惜。」

她現在睡着了，柔軟的乳房壓在床墊上，零亂的長髮半遮住臉龐。他凝視她潔白的肉體，又興奮起來。他不斷希冀佔有她，而且慾念愈來愈熾。她就是莎樂美，她就是巴比倫的娼婦，她就是印蒂，她就是潘金蓮，她就是情慾的化身；他不能沒有她。如果慾火能够焚身，就讓這火燒毀自己吧！讓自己的骨灰遍灑在她赤裸的肉體上，永遠輕吻着她柔軟的乳房、充滿彈性的肌膚、雙股間細細的茸毛……他絕不會後悔。

是誰願將骨灰遍灑中國的大地？是誰誓以自己最後的殘燼，肥沃了祖國的田野？是誰，究竟是誰哦？

眼鏡燒完最後一疊紙錢，站起身，覺得兩腿發痠。胖子拍拍他肩膀說：

「執信，走吧。」

「你們先走，我再四處看看。」

胖子和鬍子相偕步下山崗。眼鏡踩熄紙錢的餘燼，一片黑葉黏在褲腳上，他拿手去揮，黑葉遂化成黑灰，仍舊固執的黏住褲腳。他想起 Long Long 臨終前的話：人若喪失自己的信仰，那還賸下甚麼呢？

然而他早已喪失了信仰，他還賸下甚麼？